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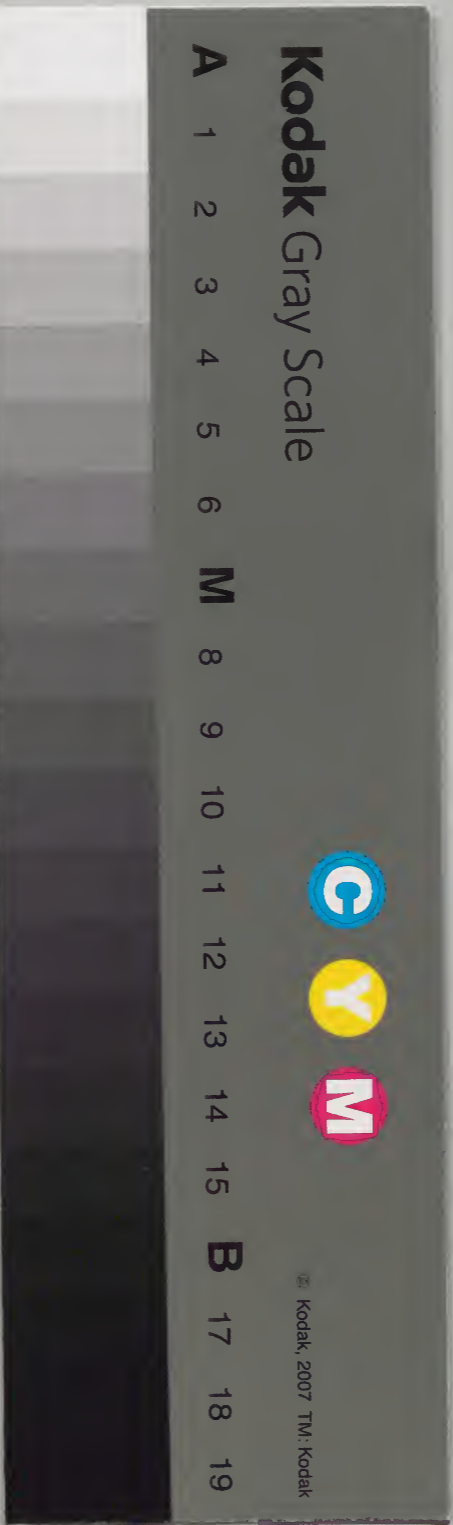
校刻  
漢書評林

十四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五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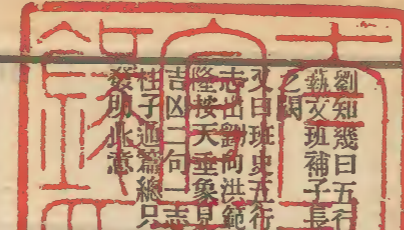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	二	三	四	五
類	號	冊	冊	函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132
冊數	50	(	14)
函號	279	67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上



劉知幾曰五行  
蘇文班補子長

又曰班史五行  
志出劉向洪範  
隆接天垂象見  
吉凶二句一志  
性子通篇總只  
發則此意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

之。劉歆以為處義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處與伏同。受河圖則而

書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維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維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

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王廼言曰。烏嚀箕

子。惟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迪敘。服虔曰。鷲。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鷲。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鷲。音質。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

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緜陞洪水。汨陳其

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緜。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汨。音骨。帝乃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隆接總叙九疇之數于前為大綱以後分叙五行五事為兩大目

震怒弗昇洪範九疇彝倫道斃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與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音丁故反繇則殛死禹廼嗣興師古曰殛誅也天廼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斃此武王問維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維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日羞用五事師古曰次三日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進也次四日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次五日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日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思也次七日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日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維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維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微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

隆接以為河圖起至然著矣止總結上文漢志以下叙之大志五行之大志劉知幾曰每有叙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固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的事亦煩費豈所請攝其機而收彼菁華者乎

隆接此段又總叙五行之數于前為綱以後又每段分叙為目

隆接此叙五行每一災先引傳

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宜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既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搯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搯字與擊同謂引取之搯音來敢反傳載哇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

漢書卷二十一上五行上

語為柱以下一  
一應之後凡五  
段做此

行享獻 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 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 奇李

之禮也 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

地上之木為觀 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 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 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珞以雜之

有和鸞之節 師古曰和鈴也鈴音居珞音禹珞音步千反而銜鈴焉施於鏤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也 登車

田狩有三驅之制 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吉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飲食

有享獻之禮 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 出入有名使民以時

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

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 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

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

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 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 及木為變

怪 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 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

陸按以上引傳  
語木不曲直而  
釋言之以下著  
不災之事應

茅坤日向說近

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

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

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

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

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適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

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 偃喬如之謀故見誅 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

辱之異 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或

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

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 師古曰晉楚戰于陽陵陽陵地屬常

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

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書云知人則愨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愨智也 故堯

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堯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

徐中行曰火本  
而明即為火得  
性即即為火失  
性

隆按以上引傳  
語火不炎上而  
釋言之以下歷  
著火炎之事應  
又按此一御康  
災也董仲舒以  
為四國伐魯劉  
向以為夫人有  
淫行劉歆以為  
乘法度亡禮之  
應各為一說此  
即篇首所云向  
與仲舒錯至向  
子歆又頗不同  
之謂後皆類此  
又按桓公十四

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稷禹以下遠四佞而放諸壘師古曰四

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敬重功勳

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篤或耀虛

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

起師古曰炎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眾弗能救也是為

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稟災董仲舒

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

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

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稟以戒之劉

向以為御稟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謂

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師古曰謂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挾逆心師古曰謂

試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

年一節傳解

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夫人譖桓公於齊侯

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

劉歆以為御稟公所親耕籍田以奉桑盛者也師古曰桑在

盛器曰桑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

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

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

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

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

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譖羞於公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

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

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公羊傳曰

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

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未天故

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疫殺其民人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疫殺其民人

疫殺其民人

疫殺其民人

此其事為後世  
之然曰故應是  
則則云曰此屬  
官某事之咎云  
此類一應見  
吉凶字總之推  
原所以致災異  
之故不出天垂  
象見吉凶二句  
又按釐公二十  
年二節俱備傳  
語以妾為妻

陰按宣公十六  
年以下二節俱  
屬傳語棄法律  
洪邁曰昔人謂  
師古為班氏忠  
臣以其註釋杜  
誤也委曲為力  
故也如五行志  
中其最顯者與  
尚書及春秋乖  
戾為甚

漢書卷二十七 五行 四

師古曰釐 穀梁以為愍公官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  
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愍公  
也。本非正嫡。僖既為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故天災愍宮。若曰  
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目暵是也。  
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  
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勝之。魯公使立以為夫人。師古  
公初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  
女。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若曰。妾何為此官。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  
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  
所居。言官舉國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  
曰。公羊經曰。榭者所以臧樂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  
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  
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一本心作宜

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  
為宜宮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  
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  
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  
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  
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入之。而宣公薨。成公即  
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  
宜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宜公  
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  
災宜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心  
數與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  
祁克及齊侯戰于鞍。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故天  
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宜殺君而立  
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  
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弱之孫也。與樂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讒以

漢書卷二十七 五行 四

弓格弱于朝宋平公怒逐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

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師古曰司城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

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舂鞏應劭曰舂鞏也讀與本同鞏所以與土也師古曰鞏與

古曰鞏師古曰鞏汲索備水器師古曰鞏與土也師古曰鞏與許氏說文解字曰鞏

居玉反師古曰鞏汲索蓄水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蓄讀曰蓄繕守備

長頭併也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

師古曰儲備也師古曰儲備也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

役徒也師古曰儲備也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伯

救災也師古曰儲備也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師古曰儲備也

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音竹救反是故味為鶉火

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

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既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

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不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

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

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

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

孫師古曰契讀曰陔音先列反字或作熒其用同耳代閼伯後主

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

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

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

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年宋恭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

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

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

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

與楚客盟平公殺之在

襄二十六年座音在戈反

隆按三十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樂

法律

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日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子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詔皆外事不因其官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

賢尼父毒恨猶甚其理未開按陳前後為楚滅者三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眉易四王殿之下至于懸楚經五代雖雜無分嗟乎下維三年誠則勒矣差之千里何其闕哉師古曰陳後卒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正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

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

將復封師古曰禘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

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

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六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

金正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

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

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

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

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

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

漢書卷二十七上



隆按哀公十七年一節屬傳辭殺太子

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單。獻公也。單子。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伯莊公與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

隆按定公二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辭乘法律

李坤曰。孔子在陳。聞魯災。而即與桓魋之災。所以劉向以下紛紛傳會。

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尊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鼻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魋官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官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魋之官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

唯按高后元年  
以下二節俱屬  
傳誦殺太子  
茅坤曰風自火  
出家人予竊謂  
趙王之變他如  
而王后卒以讒  
之呂后而殺亦  
之象也  
茅坤曰劉向之  
說明切

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日。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水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惡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

按文帝七年  
一節叙誅七國  
亦屬傳誦殺太  
子  
隆按景帝中五  
年一節屬傳誦  
殺太子逐功臣  
隆按武帝建元  
六年一節叙淮  
南衡山諸王以  
謀反伏辜亦屬  
傳誦殺太子

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師古曰。罌罌闕之屏也。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罌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維楨曰其時則魯已有賢聖臣矣是以其災始見  
武帝之嗜殺時御方敬歲可

雖重魯君雖輕其執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  
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  
可以去已見孽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  
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官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  
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  
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  
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  
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  
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  
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  
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  
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  
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

與為善勸殿之災豈無他哉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刺窮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然則下吏激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  
真德秀曰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其矣况又導

做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橫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眾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鄰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鼻在外者天災外鼻在內者天災內燔甚鼻當重燔簡鼻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行志

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異日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述見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之言有以發帝之忍心歟  
隆按太初元年一節廟傳語殺太子  
宋祁曰鐵鑄疑作錢

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廼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師古曰。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洋。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散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古師

宋祁曰疑作錢  
錢不下

隆按凡曰與征和二年同象曰與惠帝四年同應曰與趙氏同法應之類皆省文

一本專作章

曰湖縣名也。即今團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氂復坐祝禮要斬。師古曰。鑄古詛字。妻

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志直。言鳳顯權。鳳誣章以大逆。舉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日。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隆按元鳳四年  
一節敘霍光妻  
顯殺許皇后亦  
屬傳語以妾為  
妻

隆按宣帝甘露  
元年以下二節  
供屬傳語殺功  
臣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  
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  
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  
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  
言禁內。後官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  
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  
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愨之性。光  
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  
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  
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  
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  
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  
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

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  
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  
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  
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  
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  
作烽。晉灼曰。冠者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  
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  
及堪弟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  
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  
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  
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  
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  
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

一本無門字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陸按成帝建始元年一節亦屬傳語案法律

隆按鴻嘉三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以妾為妻

一本妾作妻

一本隨作金

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寢盛。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備太子妾。遭巫蠱之既。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既。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日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

茅坤曰。桂宮鴻寧殿災。此事獨明。切而傳。后不悟。卒以誅滅悲夫。

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大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議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

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故天

陰撰引傳語稼  
穡不成而釋言  
之以下著稼穡  
之災事應  
一本曰大有  
水字  
劉知幾曰按班  
書為志本以漢  
為主在于漢時  
直記其帝號證  
且至于代則  
云其書某國君  
此其大例也如

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  
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官廟大  
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  
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  
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  
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  
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  
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  
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  
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

叙火不炎。上書  
春秋桓公十四  
年次叙稼穡不  
成。直云嚴公二  
十八年而已。嚴  
公之上。不復以  
春秋建名。遂使  
漢帝魯公同歸  
一揆。此引書失  
宜處。

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既

流一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

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

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古師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與師出。又曰。載戢干戈。載

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

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象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

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廼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

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澗壑不成者

眾。師古曰。澗讀與互同。澗澗也。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

劉敞曰。水音凝  
隆。按以上引傳  
語。金不從革。而

漢書卷一百一十七上 五行上 十四

釋言之以下歷著金災之事應

隆按此節屬傳語金不從革

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曠曰：晉對曰。

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譏動於民。師古曰：譏痛怨之言也。

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譏並

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信不得申其性命也。石之言不亦宜

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叔向曰。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爲金石同

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

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冀縣南山也。

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昭章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

壅雞皆鳴。師古曰：壅雞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

其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

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纂死。梟囚

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寢

茅坤曰：昌陵之役。可謂輕百姓之甚。無已。于是石鳴。予竊謂石土之堅者也。地道不守。故石鳴而劉向以爲金失其性。得無過矣乎。隆按此上總與傳語相屬。

一本收作安

廣。明年冬。廼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

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

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伏

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

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

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

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壅雞

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

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

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

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

宗事。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



隆按以上引傳  
語水不潤下而  
釋言之以下著  
水災之事應

宋祁曰穀當作  
一節屬傳語廢  
祭祀

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  
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  
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  
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  
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  
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過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  
也有德者雍遏  
不見。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謂釋有  
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  
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  
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函。陰氣  
師古曰。函  
讀與合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桓公元年秋大水。董  
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

劉知幾曰志云  
嚴公七年秋大  
水董仲舒劉向  
以為云云又云  
十一春秋宋大  
水董仲舒以為  
云云按此說有  
三失焉何者嚴  
公十年十一月  
公敗宋師于乘  
丘及鄆夫以制  
勝可析榮降禮  
賞可析榮降禮  
而反愁怨胎災  
邪其失一也且

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太宰  
弑廢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諸齊  
陳鄭也  
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  
鄆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  
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  
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  
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  
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為桓易許  
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  
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祔田。故云不祀周公。廢  
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  
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  
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  
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  
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  
一年。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音子移反。百  
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  
暗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

漢書卷二十七上 五行上 十六

先是數年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沉于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

陸接以上三節俱傳語簡宗廟以下俱屬傳語逆天時

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魯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願曰此虜也爾勝焉二十

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

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宗廟之罰也宜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為時比伐

邾取邑師古曰比邾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河邾邾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故云比年也亦見

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宜公殺子赤而立

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毋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

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纘且亦齊

出也師古曰纘音俱纘反又音纘且音子余反而宜比與邾交兵

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醜師古曰創懲艾也皆賤公行而非其

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

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

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仲孫蔑叔孫僑

如顯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顯與專同

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

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

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葛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齊人伐我東鄙是也

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

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

茅坤曰高后時水災數見以陰氣大盛故也

隆按此下俱屬傳語廢祭祀

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

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

漢水之上也 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

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

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

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

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

配單子賂遺甚厚師古曰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昌頓單子

女為單子闕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

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

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

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罷太上

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

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

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

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

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

所

茅坤曰成帝建初後水災之極時王太后專權而漢祚以移劉向之所謂陰氣大逆是也又曰按宋仁宗時大水浸都城歐陽公奏指太子不立亦類此

隆接此又總叙  
五事之數于前  
為綱以後又每  
一段分叙為目  
一本無下五事  
二字  
虞舜治曰昔禹  
疇洛書而得九  
疇之次初一日  
五行次二曰五  
事二者天之原  
道而九疇之原  
本也漢劉向父  
子始采諸儒之  
說而作五行傳  
其論五事失其  
實者過半後世  
因之予乃謂五  
行天事也五行  
人事也五行之  
先後曰水火金  
木土此五行之  
所以為先後也  
人之生也形色  
具而聲氣繼之  
形氣具而視聽  
繼之形氣視聽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

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艾。又治也。明作愨。聰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

也。謀。睿作聖。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

也。曰居上而敬。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愨時奧若。應劭曰。愨明也。師古曰。奧讀曰

溫也。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

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僭差也。師古曰。與讀曰

寒若。霧恒風若。服虔曰。霧音人。僭。應劭曰。人君。般。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

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霧音莫豆反。構。般。並音構。又音寇。

博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

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時則有下體生上

則有

漢書卷之二十七上

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而思出焉故形色為貌

之痾章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時則有青青青祥李奇曰內日皆外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海曰說日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師古曰天音鳥老反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咎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日恭外日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媿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

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而漢儒以

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刑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以爲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旼旼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書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

漢書卷之二十七中

隆接以上引傳  
語貌不恭之咎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觀咎之事  
應  
劉知幾曰志云  
史記成公十六  
年公會諸侯于  
周成公者即  
魯侯也班氏凡  
說春秋為冠何  
以春秋為冠何  
則春秋者魯史  
之號言春秋則  
知公是魯公今  
引史記居先成  
公在下書非魯  
史而公捨魯名  
膠柱不守春秋  
何甚此則春秋  
史記雜亂難別

也 劉歆貌傳曰有麟蟲之孽羊旣鼻病說以為於天文  
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麟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  
致羊旣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  
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旣與妖病祥皆同類不  
得獨異史記成公十六年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公會諸侯  
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  
也名州滿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  
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  
進退皆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  
無遠也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  
師古曰視瞻得其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  
宜行步中其節也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  
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  
大事也於是辱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

也

隆接凡此屬皆  
貌不恭之咎句  
收結上文以下  
則推此類言之  
又按此後皆屬  
傳語厥咎狂

聽必皆無譴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譴責也無譴諫 視遠  
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  
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處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庇信師古  
覆也言行相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  
覆則為信矣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晉侯爽二吾是  
則有咎 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晉侯爽二吾是  
以云張晏曰視遠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  
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  
之師古曰屈瑕即莫羅也鬬伯比還謂其馭曰莫羅必敗師  
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遠見楚子以  
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羅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  
曰無次不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羅縊死釐公十一年周  
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晉受  
玉惰師古曰不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三

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與。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午。爾反。孟獻子

曰。郤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也。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

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

賑于社不敬。服虔曰。賑。祭社之肉也。盛以盥器。故謂之賑。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賑讀與賑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屬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能養

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禍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

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賑。應劭曰。勝祭肉也。神之

也。師古曰。交神之節。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虐。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戚。苦成叔。苦成叔。師古曰。叔讀

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虐。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微匪傲。萬福來求

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微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時也。微謂微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微幸。不微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錄音蚪。微音工。堯反。今夫子傲。取既道也。後三年

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錡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

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

也。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孫子安徐也。

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

免辱。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

敖。師古曰：謂往日始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情。廼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敖以為

己心。將得死辱。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

如是者。必有子甦。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襄公三十

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禚。師古曰：禚襄公之子。齊歸所生。禚音直留反。穆叔

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

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

前曰衽。言游戲無已也。是為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

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

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陀。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

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也。

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

於乾。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

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辱。

日叔向晉大夫。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會有表。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

位。衣有禴。帶有結。師古曰：禴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禴音工外反。會朝之言。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也。茅坤曰：氣之表也。



以道容貌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

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師古曰伯長也

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

守氣矣

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

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

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

師古曰昭子叔孫婁

昭子歎曰。蔡其亡

辱。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壻

古師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壻息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解讀曰。解壻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翟泉

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

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

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衛彪偃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

師古曰侯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

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辱。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

一本建作見

簡子

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

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贊子贛觀焉

師古曰子贛端水賜也。贛音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辱取之。朝

祀喪戎。於是辱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師古曰替廢惰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

其先亡辱

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庶徵之恒雨。劉歆

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

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

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

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

隆按此下屬傳語厥罰恒雨

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  
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  
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  
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坤下  
震上也。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歸妹  
與  
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  
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  
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已求為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曰反。  
謂桓公云。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  
雷電。是陽不開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  
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  
勝陽。篡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

始一本始元作元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服妖

劉奉世曰欲表其事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紐

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  
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畢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為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  
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  
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以春夏。服其身  
則衣之純。師古曰。壹其色。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今命  
以時卒闕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闕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衣以龍服。遠其躬  
也。師古曰。龍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  
以闕之。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龍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  
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  
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章弁。弗獲而龍。命可知  
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龍奇無常。金玦不復。君

漢書卷之二十七中上五行中上

劉知幾曰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帥師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如左氏為首則失之繁矣

有心矣

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師後古曰罕夷晉天夫時為下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

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

鵠冠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鵠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鵠則知之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鵠冠蓋以鵠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巽出奔冠鵠音聿又音術

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

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洧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不聽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而執二子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

長安多治仄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以賜大臣又

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

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

娛戲驕慢不敬師古曰騶殿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冠者尊服奴者賤人

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

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

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

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

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

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去

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

有鼻死不得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

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也如淳曰辟君適適子也妾子拜淳如

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廟門成帝鴻

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

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

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尊也御者

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

劉知幾曰成帝于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置私田于民間穀永諫曰諸侯夢得田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

蘇林曰茵車上尊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

師古曰袒幘不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

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

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

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廟門成帝鴻

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也妾子拜

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

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

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

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

事乎已下弗云  
成帝校與不校  
谷永言効與不  
効諫詞雖具諸  
事闕如此  
茅坤曰谷永諫  
甚抗直然當勤  
之永本傳而何  
以誤乎此

曰車小故御者不得廻  
避而在天子齒上也  
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塹遠至旁縣時  
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  
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師古曰為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  
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  
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鳥集醉飽  
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作離如鳥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閱勉邀樂  
晝夜在路師古曰閱勉猶踴躍言不息也遊樂言流遂為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魏  
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有神降于莘魏公使祝應  
宗區史駕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器曰魏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  
田為失國祥師古曰信五年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

隆按此下屬傳  
語時則有雞既

為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實起見雄雞  
自斷其尾師古曰實起即實玉劉向以為近雞既也是時王有愛  
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子北山  
將因兵眾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子王子猛及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聞劉歇公單禮公未及  
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  
猛弟敬王也劉子遂攻實起殺之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  
鼂奔楚定公五年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斷  
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輪中雌雞化為雄孟康曰輅輪輅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輪丞輅輅與路同輪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  
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關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  
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音反冠距鳴將永光  
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  
房以為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雞占雞者小畜

隆按直叙雞既  
三事下文合而  
斷之  
荀悅曰黃龍初  
元永光雞三變  
王氏借位之萌  
也  
茅坤曰子按元  
成問雌雞數化  
為雄其母后專  
政司晨之象乎

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長。牝雞之長。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謂書牧豎之辭。是謂農時鳴也。索。索也。言婦人為政。猶雞雌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為元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費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為太子。故繇是丞相府史家雌

雞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雌雞有角。明視作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廼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眾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入。矯惑於眾。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顯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己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饑。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旣也。不敬而備

陰按此下屬傳語時有下體生上之病

霽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  
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  
愆。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旼。故於郊祭而見戒云。  
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  
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  
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  
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  
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  
于沙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謂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謂。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十二月廼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至于襄  
公。晉為溴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  
者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  
河。漢音  
工竟反。天下大夫皆奪君政。  
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  
公孫盭小邾之大夫  
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成衛甯殖鄭  
盟是奪其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  
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

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  
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孽惡  
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懷歸。鄆謹龜陰之田。  
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某  
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上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  
使毋還。以解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  
之臣陽虎以鄆謹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謹二邑名。龜陰龜山  
陰之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  
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  
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  
鼯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  
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  
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孫  
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  
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  
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

陸按上云近詩  
此云近黃祥  
亦傳語時有  
青管青祥

許應元曰鸞焚  
巢殺子之異詳  
在下卷羽蟲之  
孽類

陸按此下屬傳  
語唯金沱木

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

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

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

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豕柏及榆樹

上為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木亭名，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

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

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

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

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鸞焚巢殺子之異也。天

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

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

作主。師古曰：主，主也。信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廼作主，間有一閏，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

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

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

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

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

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

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

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

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

公之祀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

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

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沱木，木動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行志中

虞舜治日以言  
論之肺之于人  
氣之所從出也  
力其有氣而未  
發則無以接物  
而物亦莫之喻  
氣至旋有聲聲  
成言言出而物  
從故言之德從

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二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諄。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嬌媢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管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干

從之至又言之  
能父如物之能  
啼出而物莫之  
違也物之有聲  
者莫如金故言  
主金又則金得  
其性故其休微  
僭則金失其微  
性金失其性故  
其咎徵常揚而  
漢儒以言為金  
庶不悖落書云  
陰一本如羣作羣

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虜。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蟬也。即蚋螻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說。否如蜩蟬之鳴。揚之沸。涓。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蟬音柳。涓音下館反。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譴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兼反。爾音女涉反。則怨謗之氣發。於譎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早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管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

莫晉卷二十一  
五  
行  
中  
止  
七  
上  
五  
行  
中  
止  
七  
上



隆按以上引傳  
語不從之答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言答之事  
應  
劉知幾曰其志  
敘言之不從也  
先稱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  
稱宣公六年鄭  
公孫曼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  
卿按宣公六年  
自左傳所載也  
夫上論單襄則  
持史記以標首  
下列曼滿則遺  
左氏而無言遂  
令讀著疑此宜  
公上出史記而  
不云魯后莫定  
何邦是非難悟  
進退無准此則  
史記左氏交錯  
相併也  
隆按凡此屬皆

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  
記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擊卻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卻錡  
也。卻擊  
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  
當之。序。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  
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  
必速顛仆也。味厚者為毒久  
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若成叔也。季温季  
也。犯。侵也。迂。夸誕也。伐。矜尚也。  
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  
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  
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  
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虐。師古曰。言無善  
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卻。  
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  
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  
以敵來侵。已當戰時。而生。故取仇。忿之  
義以。其弟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名  
桓叔也。千晦。亦地名。

言不從之咎句  
收結上文以後  
又推此類言之

意取能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  
服。晉大夫。夫名以制  
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  
名。義理既定。禮由之出。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師古曰。武以禮。師古曰。武。以禮。  
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  
義則亂生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  
昔而有此名。今君名太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序。及仇嗣立。是為  
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  
昭侯。國  
伯也。桓。諡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  
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  
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  
晉國。故稱公也。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  
王子伯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  
廖。皆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  
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  
而之離。曰豐。其屋。其家也。弗過三  
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  
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間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間。一歲者  
中間隔一歲者

一本三作之

師古曰。武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出汝齊語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敵。專則人實敵之。將及矣。九月高

子出奔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泉至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且年未盈五十此年正月乃歸儉苟且。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康。師古曰韓子康宣子也名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

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

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

是時孟與諸侯會於魏。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蔭其人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歟。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

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隸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

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虘。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弗能敵

也。趙孟曰。天虘。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

隆按此以上泛言言不從之咎其事應如此云隆按昭公元年一節屬傳語厥極憂

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為一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蔭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朝后子出而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蔭讀與陰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

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

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號設服離衛

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

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犁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為其令尹文過鄭行人子羽曰假

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

哲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哲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為亂

也子且自憂此無師古曰子且鄭大夫公孫黑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虘師古曰言

難子亦有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

圍及伯州犁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能令終州穆亦為圍所殺故言可閔

隆按此後屬傳語厥罰恒陽

劉知幾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終乎云云按具後七年王室亂終如其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何不言之

子樂矣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之雖憂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告人

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

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已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

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

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諡穆也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

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

填音竹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

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

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

之使故謂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昔而高祖

之叔氏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七中上五帝紀中

司晉之典籍師古曰而亦汝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所樂終於此乎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

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

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

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

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

誅之曰旻天不用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怒日

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怒音魚觀反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

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

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

邾遂死于越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

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

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

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章昭曰謂

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

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

月大温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

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

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澠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與

漢書卷二十一

役師古曰南門本名棧門更改高大而作之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

秋大旱是夏宜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

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師古曰魚石宋左師也楚伐宋取

彭城以封魚石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

之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

彭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虎牢本鄭邑是歲鄭伯使公

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地名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八

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

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類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

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

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

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眾六年九月大雩先是

莒牟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牟夷莒大夫也莒怒伐魯叔

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

有炕陽動眾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

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諡也蒐謂要衆而田

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

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

夫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師古曰叔孫昭子也

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即昭伯

劉知幾曰按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也去雩非一載矣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皆此則牽引相會者也

劉知幾曰按城  
中城圍鄆定之  
六年也其役去  
毒非一載此亦  
率引相會者也

劉知幾曰按城  
之東遷日以微  
弱故鄭取溫陵  
射王中肩楚絕  
苞茅觀兵問鼎  
事同列國變雅  
為風如魯者小  
大邦不足比方  
國有餘安有斬  
降周使臣遽以  
驕矜自恃坐招  
厥罰亢陽求諸  
人事理必不然  
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邱子為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且責讓之故邱昭伯怨之 又季氏之族

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 師古曰謂

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嬖與雍人擅通而譖季氏之 子家駒諫曰

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 昭公遂伐季

讒人以君微幸不可 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 昭公遂伐季

氏為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 師古曰中城魯之邑也

何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 師古曰是

臺于秦秦郎薛魯地 奢侈不恤民登公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

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 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

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 國

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登公即位南敗邾 師古

元年公敗 東敗莒獲其大夫 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 有炕陽

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

位天子使叔服會葬 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 毛伯賜命

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 又會晉侯于戚 師古曰

國伯爵也賜命者賜以命圭為瑞信也 幣 師古曰納玄纁之

公孫叔會之也戚衛 公子遂如齊納幣 幣謂公為婚於齊 又與

諸侯盟 師古曰謂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 上得天子外得諸

侯沛然自大 師古曰沛 濟登公主大夫始顯事 師古曰謂

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

而救鄭 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 楚使越椒來聘 師

曰越椒楚 秦人歸綬 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僮 有炕陽之應

大夫名也 秦人歸綬 公及成風之綬也衣服曰綬 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

來朝 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 師古曰鄭 秦伯使

遂來聘 師古曰遂秦大夫名 季孫行父城諸及鄆 師古曰

邑名也諸即 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眾一

日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盟會公孫

瑯邪諸縣也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赦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枝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

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蘇建。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眾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為二十萬眾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



隆按此後屬傳  
諸時則有詩妖  
字一本丙下有干

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  
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旅師古曰徒歌曰謠衲服黑衣振振衲  
服之貌也衲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  
只八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賁  
音奔焯音  
反吐敦反是時虢為小國介夏陽之院怙虞國之助師古  
曰介  
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  
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  
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  
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  
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  
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  
里克丕鄭國人不說及更葬  
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  
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

茅坤曰以予觀  
于鶉之謠蓋  
在文成之時也  
已而昭公卒如  
其諸之所云一  
則居于外野再  
則次于乾侯而  
禍父之云復應  
其子之為定公  
哉詩妖之兆神矣

公遂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鶉之鶴之公出  
辱之師古曰鶉音  
勛鶴音欲鶉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鶉鶴跌  
跌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  
曰跌跌跳行貌也跌音誅乾音干徵褰與襦  
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  
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  
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謂甫宋甫  
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  
於下坐致君師古曰謂昭公生時  
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  
位故曰以驕 鶉鶴鶉鶴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  
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  
公時有鶉鶴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  
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禚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  
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  
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  
時先有鶉鶴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  
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官室之應  
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



牙坤曰燕尾之  
語不失尺寸

陸按此後屬傳  
詳時有介蟲之  
草

漢書卷二十七中上 五行中上  
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鑊也銅色青故曰會琅鋪首術環故謂之根鑊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謠語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

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殺死叔牙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氏向

陸按此後屬傳  
詳時有介蟲之  
草

隆按此後屬傳  
詳時有介蟲之  
草

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而傳云。養鶴以乘軒。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鄭筮萌于解。而滅華元。煞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茅坤曰。蒼狗之機。高后掖即魏其灌夫之守田。蚡龜錯之巢。袁盎天道好還。非妖也。

戊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

公廼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犇亡也。

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曰。被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見物如

倉狗。檄高后掖。師古曰。檄謂拘持之也。機音戲。拘音居。反。忽而不見。卜之趙

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

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摧謂敲擊去其精也。摧音口角反。凡音

疑者皆豕。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疾是也。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

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闔。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

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恭王喜。是為七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

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

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

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

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

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

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

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

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大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

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

革失。眾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付它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

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

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

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

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駑至良家。良等

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

與彘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

隆按此後。白皆語時則有白皆

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

讀曰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

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

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

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史記秦始皇

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

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

車持壁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

耳。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

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壁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

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

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

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

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

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

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

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

其旁。眚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

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為崩。厥應

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顛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

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

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

白鷲。師古曰。凡言鷲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

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

訓知幾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與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何歎。

陸按此後屬傳。語惟木抄金。

劉知幾曰史記  
出威烈王云云  
世微弱尤甚故  
君宜竊斧名  
逃債正比夫泗  
上諸侯附庸小  
國者耳至如三  
皆跋扈欲為諸  
侯誰假王命實  
由已出警夫近  
作莽稱安漢非  
平帝之至誠卓  
號太師豈獻王  
之本願而作者  
貴威烈以妄施  
爵賞坐貽妖孽  
謂得人之情偽  
盡知之者乎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 五符中上 二十四

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  
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  
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  
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  
邑此為致德祚也  
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眾甚成  
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  
頭第一門也師  
古曰牡所以下閉  
者也亦以鐵為之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章昭曰函谷關邊小  
門也師古曰非行人  
出入所由蓋關司  
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  
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  
臣謀篡李奇曰易  
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  
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  
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終

